

武国荣文学作品选

WUGUORONGWENXUEZUOPINXUAN



小说卷

花朵成熟

武国荣◎著



飞天出版传媒集团

甘肃文化出版社

WUGUORONGWENXUEZUOPINXUAN

武国荣文学作品选

小说卷

飞天出版传媒集团



甘肃文化出版社

花朵成熟

武国荣◎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朵成熟 / 武国荣著.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3.11

(武国荣文学作品选)

ISBN 978-7-5490-0521-5

I. ①花… II. ①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2038 号

武国荣文学作品选 小说卷

花朵成熟

武国荣 著

责任编辑: 周乾隆

责任校对: 吴艳丽

装帧设计: 马映峰

出版发行: 甘肃文化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gswenhua.cn>

地 址: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 1 号

邮 编: 730030

印 刷: 甘肃新华印刷厂

地 址: 兰州市定西南路 21-129 号

邮 编: 730000

开 本: 787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138 千

印 张: 9.25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490-0521-5

定 价: 65.00 元(全二卷)

本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引子

某年某月某日，清溪一个网名曰“老妖归来”的文化人，怅望着满河川的风搅雪，忽忆起发生在一九九六年后半年的旧事，滋出几分愤慨，冲动里遂涂抹几句文字，企图百年后被写法改变的县志采用。

那文是《花朵成熟》。世界本纯洁，罪人玷污之，凡无赖、流氓、土匪、强权肆虐之地，亦必是挾伐与埋葬丑恶的佳境。杨宪者流，貌似猖狂了一阵，挥霍了一阵，淫荡了一阵，以及自作聪明了一阵，但其所作所为，都被一双双明亮的眼睛紧紧盯着。骂名将伴其一生，甚至波及后代。

花朵成熟



引 子

某年某月某日，清溪一个网名曰“老妖归来”的文化人，怅望着满河川的风搅雪，忽忆起发生在一九九六年后半年的旧事，滋出几分愤慨，冲动里遂涂抹几句文字，企图百年后被写法改变的县志采用。

那文是《花朵成熟》。世界本纯洁，罪人玷污之，凡无赖、流氓、土匪、强权肆虐之地，亦必是挾伐与埋葬丑恶的佳境。杨宪者流，貌似猖狂了一阵，挥霍了一阵，淫荡了一阵，以及自作聪明了一阵，但其所作所为，都被一双双明亮的眼睛紧紧盯着。骂名将伴其一生，甚至波及后代。

花朵成熟



第一章

胡潜心急地向招待所接待室走去，此时恰有怪怪的声音传来。他正要敲门，一个头发凌乱的男青年斜着出来。旋即，留马尾发型的女孩持羞赧表情，也要跟了出门。胡潜见女孩不打招呼，顿时滋生愤怒，便将双腿向门槛当中一叉堵住去路，正色道：“你狂得很么，在这里捣啥乱？”

听胡潜这样问，女孩脸“刷”地变白。她停了步，盯住胡潜道：“你是谁？有这样问话的吗？我又不是你手中的犯人！”

胡潜看这女孩一生气双眸更加炯炯有神，反比红着脸好看，自己心里先软了，说：“唉，你这娃娃，问一句话就受不住了，火气不小嘛。我是县委办公室的胡潜。”

胡潜说完，即拿眼睛剌女孩。不迟不早，不听话的鼻涕要滑落了，胡潜赶紧低头，掏出手绢吭哧吭哧着擦抹。

女孩瞅了瞅，先是一愣，旋即轻蔑的表情从脸上掠过。她略带戏谑的口吻说：“呀，胡主任，你咋不早说呀。久闻大名，就是对不上号。其实……”女孩纤细而白皙的小手一扬，眼睛眯成一条线，继续说：“清溪太小了，谁不认识谁呀？我见过你。你这人没多少变化，自我打小到现在，一直是这副模样。我觉得，你形象挺突出的。”

女孩的话，胡潜起初听着蛮舒服，就抿着嘴笑。听到后面，他的笑容就僵在脸上，愤愤地说：“你这碎东西，人小，说法还挺多。你废话一大堆，就是不肯告诉我你是谁。”

“我是谁？”女孩感到自己对胡潜态度有点过分，灿烂地笑了一下。之后，她说：“想必你也知道我的名字。我是县委办牛主任和招待所田所长十天前招收的服务员，叫艾妮。”

胡潜眼睛一亮，上下打量艾妮。他发现，艾妮天生一张圆脸，大眼睛充满清纯，超不过十八九岁。她嘴巴小巧，笑时，薄唇一收，露出两

花朵成熟





排雪白的牙齿。身高约有一米六二，体型胖瘦相宜，肩膀平直，似乎有两只硕大的馒头，匀称地被她揣在胸部。腰被白色的裙带束着，身段纤细，裙子透明度极好，黑色的乳罩和淡粉色的内裤隐约可辨。这刻，艾妮的面颊已不再是熟透了的樱桃色，而是微微泛红，像淅淅小雨中的一朵蔷薇。看到这里，胡潜心里怦然一动，不自觉地吞咽了一下口水。“不虚人言，果然是清溪城里数一数二的人尖尖。”胡潜心里嘀咕着，他不敢再往下看。他怕自己失态，误了大事。

艾妮因胡潜把门，退也不是，出也不是。她发现胡潜用异样的眼神痴迷地瞅着自己，特别是眼睛老在自己胸脯部位扫来扫去，不悦起来。“这样放肆下去还了得。”她想，“胡潜你给人家当顶头上司，却没个领导样子。兔子都不吃窝边草，你怎能色迷迷面对一个直接下属呢？再说了，你尖嘴猴似的，哪个女人能看上！”她就对胡潜正色道：“请你把门让开，我要上东楼。这里不是我的岗位。这里上班的小李出门了，她让我临时替她。”

胡潜自知刚才有所不羁，便搭讪道：“嘿，你这女娃子，理由充分得很嘛。你以为我是闲得没事和你磨牙来了。我可告诉你，咱们今天有重要接待任务，时间紧得很哩。我急得心脏都快要跳出胸膛了。你们倒好，所长不见所长，服务员不见服务员。你说，像这种情况咋办？”

艾妮说：“就这事？你咋不早说。大堂经理在东二楼打扑克，你给她一说，该咋办就咋办了嘛。”

艾妮说完话，就对胡潜笑了。之后，她一阵小跑，燕子似的去了东楼。她那马尾辫在脑后欢快地一甩一甩，洁白的裙子像一团淡雾旋呀旋。

艾妮与留妹妹头的大堂经理来到西一楼大厅时，脸上长着黑疙瘩、大约三十四五岁的招待所所长田里仁蹒跚而来。不大工夫，所有人员都领受了任务，打扫卫生的打扫卫生，清理灶厨的清理灶厨。看着自己的话在这里如此起作用，胡潜心中泛起甜蜜。

胡潜这样繁忙，是因为骤然间发生了一件关乎全县全局工作的大事。十分钟前，和正市委通知县委办公室值班领导胡潜，说省委给县上选派了一位县长，这位县长名叫杨宪。现在，杨宪已由省委组织部干部处藏俊民处长陪同到达和正，与市委在家主要领导见面。一小时以后，市委



胡潜回头，烦躁地发问，田里仁忧愁地询问要喝什么酒。胡潜听了，跺着两只脚，瞪眼说：“真是柏木桶，提不新（醒）。你这人就是太实味，憨得可笑可气。咱几千元的菜都备上了，该上啥酒，你难道反应不过来？茅台呀！噢，我们总不能给人吃上等的席，喝百来块钱的五粮醇，或者我们本地特产‘苑湖春’吧！”

田里仁挠了挠头，羞愧地笑说：“道理我多少也明白，就是你们领导一开口，我心里才踏实。要不酒席算上着，酒不合领导的口味和意思，责任就大了。到时候，我这个小鬼可担待不起。”

田里仁看胡潜出了门，又想起了一件事。他紧追一步，叫道：“胡主任，胡主任！”胡潜听了，不屑地回头瞪田里仁。田里仁不敢看胡潜的眼睛，偏过脖子边瞅左右的墙壁边小声嘀咕道：“不知领导有多少，该准备几桌？”胡潜听得明白，重重地撂过去一句：“两桌！县上头头脑脑都要来陪！”罢了，他甩开大步，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时，艾妮哼着“最爱吃的菜是那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清清白白做人也不掺假……”，两手分别拎着一只八磅热水瓶，轻盈地从水灶打完开水走向楼台阶。胡潜见了心里一热，便喊：“小艾，小艾！”艾妮不知胡潜在喊她，拧着纤腰，扭着肥臀，继续走路。

“哼！”胡潜心想，这女孩，人小架子大，转身就不理人了。这怎么行？招待所哪能容忍这种看人下菜的职工呢！他想再次教训这个不懂礼数的丫头，就紧追两步，声音比刚才大了一倍，道：“你这个小艾，耳朵咋这么悖晦，听不进去一句人话！”

艾妮这会才明白胡潜在和自己说话。她乍一怔，之后回转过脸，嫣然一笑，一双眼睛似乎也要说话。她道：“胡主任，你还有事？我不是忙着么！你可不能给我再增加任务了。”艾妮调皮的话，使胡潜紧绷的脸上立马泛起笑意。艾妮看胡主任笑了，便把热水瓶放在楼台上，将右手大拇指下压着的手绢取出，利爽地擦拭鼻梁上零零散散的汗珠。

胡潜道：“你这个艾妮，到底是咋回事？我几次跟你讲话，你都爱听不听。我猜，十有八九，你的心没往这里操。你年纪轻轻的，到底有啥想的哩。今天非同寻常，你可要用心，把房子打扫好，给领导服务好，千万不敢出差错给全县人脸上抹黑。如果上级领导不满意，你必须负一

协助分管组织工作的副地级调研员曹再旺同志将陪同杨宪及藏处长到达县上。

胡潜站着看服务员来回走动。田里仁双臂胸前一抱立在他身后。胡潜一愣，正色对田里仁道：“看你这人性凉不性凉，站这里干啥！服务员你天天见面，还能看出花样来？你果真不知道你现在该做啥吗？赶紧配菜单，按最高规格拟，待我过目后立刻去采买东西，让大师傅准备。领导说话间就到了。到时间，饭端不上去，让领导吃你吗？”

胡潜这样一点拨，田里仁如梦初醒。他惭愧地朝胡潜咧了咧嘴角，满脸的肉疙瘩在面皮上上下下跳，皱纹涌起一道又一道，活像鱼池里的水波。他很快进到膳食操作间去。

不一会，田里仁双手平端着一张16开大的制式菜单，边往出走边从上往下看。当发现已走到胡潜身边时，他递了过去。胡潜接了，只见菜单上面写着：

凉菜类：姜汁鸭掌、五香狗肉、酸辣金钱肉、麻辣牛肉、三元猪蹄、红油肘片、蒜泥白肉、温拌腰花（以上均为中盘）；美国大杏仁（大盘）；大炸腰果、蒜泥荷兰豆、开心果、香油兰花、芥末三丝、四川泡菜、酸辣粉皮、五香豆腐（以上均为小盘）。

热菜类：八宝乌骨鸡（一只，清炖）、大蒜烧鳗鱼（一条，糖醋）、清炖甲鱼（一对）、红烧蛇段（两条）、清炖乳鸽（一对）、香酥板鸭（一只）、烤乳猪（一只）、孜然炒肉、砂仁肘子、芙蓉肉片、鱿鱼烩肉（以上均大盘）；麻辣豆腐、鱼香茄子、虎皮辣子、白油青豆（以上均中盘）。

汤类：燕窝汤、酸菜肚丝汤（以上均为大盆）。

主食：米饭、馒头、酸汤水饺、酸汤长面。

风味小吃：糖油糕、石头饼、小笼包、酿皮、麻食、凉粉鱼。

胡潜发现各类菜已考虑得相当充分，清溪特色和风味也照顾得非常全面，再无补充的必要，便让田里仁照单去办。他特别嘱咐田里仁：“要给大师傅反复交待，凉菜也好，热菜也罢，调料一定要适中，万万不可咸了、淡了。让上级领导倒了胃口，你可小心我揭你的皮。风味小吃一定要备足料，要让来宾吃这一次，终生忘不了咱清溪。”

胡潜安排完毕，欲往出走。田里仁似乎又记起了什么，在后面喊他。



定责任。”

胡潜看艾妮笑吟吟地点头，就释然地掏出手绢，擤了几下鼻涕，又接着问：“哎，你负责几楼房间？”“四楼。”胡潜啰嗦的发问，艾妮心里已经不胜其烦了，就应付了一句。

胡潜道：“现在，我决定了，四楼没有其他客房，闲杂人少，打扰不多，四〇五号套间就让杨县长住得了。县委、县政府大院现在没有空闲的住处，在新建的二层办公楼未交付使用之前，杨县长就一直住招待所，你专门为他服务。”

“也——行吧！”艾妮恹恹地回答。胡潜严肃地望着艾妮，小喉结骨碌碌动，似有极多言语对艾妮讲。艾妮会意，等了半会，却没听到半个字，便提起热水瓶，依旧哼着《中国娃》中的几句词“最爱穿的鞋是妈妈纳的千层底，站得稳来走得正，踏踏实实闯天下……”，响亮上楼。

花朵成熟





第二章

踏入自己的办公室，胡潜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时他方感接待任务的大头落实了。接下来，他的工作是督促秘书给各乡镇打电话，一个地方挨一个地方寻找县委、县政府领导，让他们赶紧回县城迎接上级领导。

其他领导都好找，均联系上了，也陆续往回走了，唯有县委刘留真书记找不到。胡潜慵懒起来，心中的怨气也偷偷冒出来了，就自言自语地说：“刘留真，你神经有毛病！有事没事，大事小事，爱往下面跑。官僚作风作祟，派头十足，走的时候，竟连办公室主任牛得苗也不落下。哼！你还不是为了自己省事，让人侍候着遂心。刘留真，这下好了，你下去散心了，快活了，留下这一摊子难缠事让谁去操心。唉，你走你的，也行，反正清溪地盘，你是爷，你说了算，但你总该给家里讲个大致去向或留个电话呀。上面冷不丁来个领导，来了还都找你，叫我们这些出苦力气的从哪里把你弄出来呢。你眼里没有我们这伙人，全让牛得苗这个小人给蒙住了，光知道下乡镇去抓什么项目指标呀，企业效益呀，粮食产量呀，多种经营的渠道拓宽呀，满脑子都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党的建设、机关作风、思想政治等常规性工作，对外联系笼络感情的事，你反倒待理不理了，真是种了人家的地，荒了自家的田。哼，你没黑没明地往下面跑，政绩在哪？到头来，清溪还不是一个出名的落后县，上面谁又知道你呢？”

胡潜心生不满的时间，日头渐渐西斜。天气仍十分干热，原本无云的碧空，这刻不知从什么地方调遣来几朵云块，一会儿白，一会儿暗，随即又迅速地变为灰白色了。

县委、县政府的院子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水泥地上也洒了水，卫生面貌焕然一新。胡潜估计省市领导快到了，便把县委、县政府在家的干部统统集中在大门口，准备夹道欢迎。



这当儿，仍无一丝风，阳光更厉害。整个大院处处干燥处处烫手处处憋闷，像是火红的炼钢炉，灼得人喘不过一丝气来。门口翘首以待的干部们，迷迷瞪瞪，像中暑了一般，身上不时冒出一层汗珠，单薄得不能再单薄的衣衫整个儿被汗水浸湿了，黏在身上异常难受。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愿待在这里，但碍于各方面因素，没有一个人离开。因为他们都注意到，一会儿去招待所一会儿又急急回到他们行列中的胡潜，比谁流的汗都多。胡主任都不言喘，谁还有啥冤屈和累苦叫喊的呢？况且，人多嘴杂，欢迎仪式上没有露面，不定什么时候被谁作为对新县长态度不恭的典型汇报上去，那可担待不起。不怕县官，就怕现管，而当事者本人心里老是因这么一件芝麻小事忐忑不安，好说歹说，也是不美。

干部们的一片痴心，未能感动什么。时间已经到了下午六点，省市领导仍未抵达。大伙饿得实在撑不住了，胡潜抠了一会儿头皮，无可奈何地给他们放了行。谁知，大伙离开还不到半小时，两辆黑色奥迪轿车鱼贯进入县委、县政府大院。

轿车的鸣号声，惊得在门卫室小憩的胡潜几乎奔跳着出来。一看是市委的车牌，胡潜一边往车跟前飞跑，一边跺脚顿手自责不休。他在与市委曹调研握手的同时，眼睛在人群中急急搜寻新领导。曹调研介绍完省上的藏处长后，把明显高过他人半个身子的杨宪介绍给他。立时，胡潜仰起的脸上堆满笑，他腰身前欠，两只脚跟贴起，手一起迎上去，紧紧握住杨宪斜伸下来的一只大手。胡潜边小心翼翼摇杨宪的手，边观察新县长。杨宪大约三十四五岁，国字脸，细嫩而白皙的皮肤透出年轻气盛的神韵。他鼻梁高耸，浓浓的眉毛在尾部略略上扬。他眼睛圆润，有对好看的双眼皮，眸子清澈而明亮，看人时，漆黑瞳仁里的光泽像火焰一样炽热烫灼。他嘴唇厚实红润、纹线清晰，而且颇湿润。嘴唇四周的胡须大概刚刚刮过，青中透白。两鬓角的鬓毛很多，黑茬一直延伸到脸颊下，几乎要与长胡须的地方接连上了。

看着看着，胡潜情不自禁地慨叹起来，啧啧道：“杨县长真是一表人才！我们清溪哪出过这样的美男子！”

杨宪脸上漫过一抹红晕。他看了看边上的藏处长和曹调研，不自然地笑了。胡潜觉得杨宪在抽手，便把手缩回来。胡潜偏转头，又向



藏处长和曹调研说：“真的，杨县长这人，我搭眼一看就知不是等闲之辈，极有福相，是天生做领导的。我看过麻衣相，对人的长相略懂一点。”

曹调研打趣说：“不是做领导的料，省上能派到你们清溪来？”藏处长也接过话茬，对胡潜说：“你眼里有水，杨宪同志不仅貌美，而且才华横溢、神通广大。他可要成为你们清溪贫困群众的救星啦。”

杨宪拍拍藏处长的肩膀，谦逊地道：“言过了。《国际歌》中说‘世上从来没有救世主’。到清溪，我是要和人民同甘共苦改变贫困面貌的。主观愿望还需要实际行动去实现。藏处长，你期望值先别太高。那样，会被动的。到时候，倘若我干得不理想，咋向各方面交待？”

胡潜捂了鼻子慌忙插话，说：“不会，绝对不会。单凭您这股利爽劲，我就料定您在清溪能干一番大事业。”

大家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说着话，曹调研左瞧右瞧，脸上露出犹疑之色。胡潜会意，忙说：“实在对不住，今天这事太突然，县上领导都没有预料到，一大早下乡检查去了。不过，接到市委电话，我立即分别通知了他们，现在都忙着往回赶。乡上路不好走，估计到咱们吃晚饭时，领导们都会到齐的。”

胡潜看几位领导认真地听解释，喜不自胜地接着说：“省市领导送杨县长到县上，我们迎接工作时间虽紧，但准备还比较充分。我们组织了一百多名机关干部等在大院门口，打算搞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从下午四点一直到六点，左等右等，盼不来你们，我放他们半个钟头的假回去吃饭了，不巧您几位正是在这个空当到了。都怪我，恒心差，心肠软，咬牙让大家坚持一会，啥差错都不会出了。”

杨宪听了一怔，这实在超出了他的意料。他低头仔细看了看胡潜的脸，把手又递给胡潜，表达谢意。胡潜见了，受宠若惊地急忙将双手迎上去，使劲儿摇动。杨宪感到两人握手的时间有点长了，就挣脱出来，右手顺势在胡潜的肩头轻轻拍打了两下，笑眯眯道：“心意领了。全领了！”

胡潜还要说什么，杨宪却不理会，迈开大步，与藏处长、曹调研在大院参观起来。穿过长着蔫唧唧花草的花园和走廊，走到南面正在修建



的二层楼前时，杨宪惊奇地问紧跟在屁股后头的胡潜：“你们在这样窄小的地方，盖这么小气的楼干啥？”

胡潜看杨宪有不屑的神气，便把嘴角一撇，回答道：“县上主要领导说他们没有正儿八经的办公室，与其他干部挤在一栋楼上，来来往往不太方便。所以县上就决定给书记、县长、常务副书记、常务副县长四位领导合盖一栋办公楼。大院再没有宽展的地方了，只能在这里凑合。不过，楼虽窄巴了些，但设计还算不错，装修也可以，马上要竣工了。过不了几天，您也就可以搬上去办公了。”

杨宪仰着硕长的脖子边瞧边听。当胡潜介绍完毕，他“哦”了一声，算是作了回应。他对藏处长、曹调研道：“已经走到这里了，咱们是不是上去参观参观？”

藏、曹两位随声附和道：“看看也好。”于是，他们向建楼的地方走去。

胡潜听领导们要去二层楼，便扯起嗓子向施工的民工吆喝道：“让开！让开！不要做活了，都到一边歇缓去。领导要上去参观，千万不能出现不安全的事情。”

胡潜的话灵，民工什么也不干了，迅速转过身，好奇地看杨宪一行，有的还边交头接耳边哧哧地笑。

杨宪一伙人绕过烂砖、脚手架，沿西首到达楼的侧面，只见红砖院墙高垒。走进圆形小拱门，一个幽静的小院出现了。院落东首，栽植着一株茂盛的紫藤，紫藤的藤蔓沿人工浇制的水泥支架朝西南方向延伸着，几乎占去了小院的一半，有的藤蔓的梢子已经爬过南面的院墙。紫藤下，放着一张花岗岩圆桌和几个上下一样圆挺的石凳。鹅卵石铺就的曲径，由小拱门下一直通到石桌，然后拐向东首的楼门口。

小楼不大，楼门的气势却宏伟，由茶色玻璃镶制而成的六扇小门共同组成。小门备有自动机关，当杨宪他们欲进门时，发现自动门已启用，他们便进入大厅。楼内的设计与楼门不太协调，落入俗套了。火柴盒式的双面楼，两间一套。一楼与二楼，如出一辙，只不过二楼比一楼多出了阳台。房子里的沙发、桌、椅、书柜、文件柜等办公设备，均已配齐。看来，这里的一切都处在收尾阶段，领导们不日完全可以在此办公了。



出于客套，右嘴唇边生颗黑痣的藏处长看了啧啧叫好，花白头发的曹调研也点头称是，他们皆言刘书记这件事办得漂亮。

杨宪乍看时，便觉得这个楼只是眼欢喜，建造得并无新意。他面无表情，只是由一楼到二楼，自二楼到一楼，反反复复看，不跟着讲一句奉承的话。当最后走到二楼阳台时，发现墙外河畔有一片柳树林向远方伸去。望着茂密的柳树林，杨宪怔怔的。胡潜见状，赶紧凑过去解释说：“那是五八年‘大跃进’治河时栽下的，叫百亩护城林。”

杨宪听了，未置可否，依旧看那绿树和树干间蜿蜒东去闪着亮光的小河。

这时，田里仁抱着臂膀气喘吁吁地上到二层楼，对胡潜耳语。胡潜向田里仁点了点头后，田里仁才屏气凝神，环着双臂，下楼去了。

田里仁前脚刚走，胡潜便急不可耐地说：“各位领导，你们经过一路颠簸，也忙乎了半天，肚子早饿了。县上领导差不多都回来了，在招待所恭候省市领导入席。”不及藏处长和曹调研开口，杨宪看一眼胡潜，果断地扬手道：“好，好，就去。”说完，他迈动长腿下楼。

头头脑脑们都聚到了招待所门口。由胡潜介绍，杨宪一行与谦卑站立的秃脑袋县人大主任王茂顺，戴假发套的县委常委副书记郭树言，左眉梢有一溜白眉毛的县委副书记冯连元，戴着眼镜笑咪咪的县委副书记袁正芳，脸面白净的常务副县长闫良朋，时刻皱着眉头思考问题的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申建春等一一握手寒暄。杨宪发觉领导较少，便问胡潜：“其他领导呢？刘书记怎么还不闪面？”

大概场面太紧张，或是被餐厅操作间辛辣的气味刺激了，不迟不早，胡潜的鼻窦炎又犯了，鼻涕沿鼻孔哧溜淌了出来，他赶快用手绢堵住鼻孔，然后瓮声瓮气地解释说：“副书记都到齐了，副县长只到了闫县长一位，在县上的也只有闫县长了。其他几位的情况是：李县长到省委党校学习去了，半年后才结业；仇县长去天津和平区挂职，明年五月才任满；梁县长随省政府组织的参观团去东南沿海取经，刚走，回来恐怕得一半个月。在县上的县级领导就剩刘书记不在。刘书记大概在往回赶的路上。县委办公室小巩刚刚对我说，她已联系到刘书记了。原来刘书记在武功乡，正跟武功乡的于永亮书记一起实地勘察武功乡向县城的引水

线路，研究解决县城工业区及居民用水的事。小巩说刘书记一听省市领导来了，丢下手中的事，急着往回走哩。”

曹调研接着胡潜的话，笑嘻嘻地对杨宪说：“小杨，别见怪。老刘这人就这禀性，越往基层跑，心里越踏实。凡要干的事，非干出成绩不可。我前几年当地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长的时候来，也难得在县上见他一面。”

王茂顺的手从额头往脑后抹了一遍，郑重地说：“就是，像刘书记这么干事的，现在不多见了。去年，我们一块到枣园乡白草坡，半路见一个老汉没耕牛，用绳子拉着犁种麦，他当即停下小车，让司机和我们按犁把的按犁把、拉绳子的拉绳子、撒麦种的撒麦种，硬帮老汉把那片麦地种上了才走人。”

听了王茂顺的话，藏处长开心得笑了，县上其他领导也附和着笑。杨宪环顾左右，感觉莫名其妙。

接风的宴席，设在贵宾楼中餐厅。餐厅三十平方米左右，居中开的门将两个转盘大圆桌分开。两圆桌中间靠正西的墙壁上，挂着一幅有高高古亭台的照片。胡潜说是县城的风景。他似乎还要介绍什么，但并没有一个人搭腔。

不用客套，领导分宾主而坐。靠右手的桌子，正位是藏处长，他右边是曹调研，左边是杨宪。挨着曹调研的位子空着，是留给刘书记的。与杨宪相邻的是王茂顺，刘书记位子边上是郭树言。冯连元、袁正芳、闫良朋、申建春进门将客人让到位子后，便自觉地陪市委两位司机坐到另外一张桌子。胡潜看县上其他领导都去坐那一桌，也随了过去。郭树言见状，即喊胡潜坐在他这一桌，以便招呼客人。而左首这一桌，闫良朋则让政府办公室的姚主任招呼。

领导坐定之后，在田里仁的引导下，一行穿短裙的服务员，恭敬地端着一盘盘凉菜款款而入。悄无声息地放下碟盘后，她们又扭动着腰肢缓缓离去。这时，在座的其他领导谈论着诸如天气炎热之类话题，独杨宪一个不落地睨服务员。在他的眼里，服务员乍看上去，都挺漂亮。他心里一颤，突然想起藏处长的话来：“清溪的女子和正的汉。”藏处长来的路上，开玩笑说要他千万提高警惕，别“英雄难过女人关，功业未成

